

失踪者

『日』折原一

徐辰译

女人们被告诫
每个星期一夜晚切不可独自回家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失踪者

【日】折原一
徐辰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编辑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0年第148号

© 折原一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踪者 / (日) 折原一著; 徐辰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8

ISBN 978-7-5470-3162-9

I. ①失… II. ①折…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4797号

SHISSOSHA by ORIHARA Ichi
Copyright©1998 by ORIHARA 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1998.

Re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01.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LIAONING WANRONG BOOK CO.,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ORIHARA Ichi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TAIWAN.(R.O.C).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数：348千字

印张：12.5

出版时间：2014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旭

ISBN 978-7-5470-3162-9

定价：32.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真：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Contents

序章

第一部 A的犯罪

一 犹太..... 19

女人们在星期一不知去向——

二 逮捕..... 115

罪犯心中的黑暗，比现实中的黑暗要深邃得多。

第二部 A的踪迹

一 容疑者..... 185

少年A。十五岁。无名无姓的A。

二 浮上..... 262

一星期之内，就让你尸骨无存！

三 犹太之子..... 343

少年A就算烧成灰也还是少年A。

尾声

折原一与叙述性诡计

前言

这儿就是位于埼玉县东北部的久喜市了。八月上旬的一个早晨，我就身处这座小城市的西郊，站在一个杀人凶犯的宅第前。犯人被逮捕后，警方的搜查人员曾大举破门而入，而如今这一切却都像没发生过一样，周围的树上只听得到小鸟清嗓子的声响。

警方拍屁股走人后，房子立即就被空置了。屋主不在的这段时间，几周前还挤满了取证人员的庭院也是杂草疯长无人理睬。昔日装点花坛的倒霉花儿们也被杂草挤得几近窒息，似乎已经做好了和整座宅第共赴黄泉的准备。

人去楼空的二层住宅蒙着一层黑褐色的尘埃。正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黑墨涂着“这里是少年A的家，切勿进入！”——这肯定是附近居民为了泄愤而贴上去的。写纸条的人大概觉得自己还挺黑色幽默，不过那上面散发出来的，也就只有昭然若揭的恶意和虚妄稀薄的“正义感”了。

二楼的玻璃窗已被人打破了。明明没有风，镶着白色蕾丝的窗帘却在摇曳。

正门的锁也被砸开，尽管用绳子匆忙系了起来，但这应急措施说到底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实际上，绳子也被人用锐利的刀子割断，门略微开了一条缝。我好像被勾住魂了似的走了进去。

诡异的寂静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经意间，这起事件中主角那鲜活的面孔又浮现在我脑海中。在这位主角落入法网之前，我曾与其多次接触，言谈间还互相谈起对事件的看法。因其对这起事件有无比的热情，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会是罪犯。

我不由得捂住了耳朵——事件的主角和配角、事件中的生者和死者仿佛都围了上来向我倾述。一闭上眼睛，事件中的那些人便栩栩如生地

跃入眼帘。明明身处在潮湿粘稠的热气之中，我却不由得毛骨悚然。

也正是在此时，我觉得自己必须记录下这起事件，并将其详情公诸于众。

这是一起真实的连环失踪事件，案发于去年秋季，到今年才得以告破。某些部分参考了非常宝贵的机密资料。在本书的执笔过程中，我曾多次采访过警方人士、精神科医生、被告辩护人、被害人亲属、此外还有罪犯本人。

我也有幸接触到诸如庭审记录、警方报告书、罪犯的供状、研究者的学术报告以及罪犯的谈话录音磁带等珍贵资料，而这些资料一般是绝不会被当众披露的。根据这些资料，我逐步构建出罪犯的真面目，并尝试据此再现事件的全过程。

本书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地点均根据事实再现，我努力将想象的成分抑制在最低的程度。

最后，我想借此向以下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是：少年A、神崎弓子、田岛敏夫、大久保亚美、小河原耕司、须贺川邦彦、多田育夫。此外，还要向那些希望匿名的人士和在书中出现过真名的人士一并致谢，感谢你们为了我的写作而无私提供的宝贵信息。

失踪者（过去=15年前）

齐藤幸江——初中学生。十五岁。

藤川照子——女白领。二十九岁。

大龙安代——家庭主妇。三十二岁。

失踪者（现在）

北沢香织——女白领。二十八岁。

酒卷佳代子——女白领。二十岁。

多田由香里——短期大学学生。十九岁。

序 章

1——父亲的来信

当知道自己的子女犯下了杀人罪过之时，世间为人父母者会作何反应呢？打个比方吧，漫不经心地收看电视新闻时突然在画面上看到自家儿子的照片、从而得知事实的时候，亦或是长久不归家的儿子突然跑回来告诉你“其实我刚杀了个人”的时候，再或者警察登堂入室劈头就是一句“府上的公子杀人了”……

尽管事发的情况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差不多所有的父母遇到这种晴天霹雳都会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吧。

接下来大概就是这句了：“这肯定是哪里搞错了。我们家的孩子绝不会做那种事儿。”

就我本人来说，过去也是希望自己能先冒出这个念头来的。

但当我偶然看到多年未见的你出现在现场附近的时候，马上就明白你都干了些什么，正如我之前所想的那样，你果然下手了。可悲的是，窜入我脑海之中的并不是“晴天霹雳”，而是“果然如此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父亲，你骗不过我的眼睛。这是直觉，不，也许是我身上流淌的血告诉我的。

如果你也身为人父，那么你是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成为杀人犯呢？还是愿意看到他被人杀害？

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个残酷的选择，但我想大多数的父母一定是宁愿自己的孩子被人杀掉、也不愿看到他们成为杀人犯吧。为什么呢？因为若是孩子杀了人，自己就会被冷眼相待，社会地位也肯定难保。相反，如果孩子成了被害人呢？尽管父母会永远失去爱子，但相对的，也能赚取到世间的同情吧。

但我却宁愿自己的孩子是杀人犯。因为若是儿子被人杀掉，那我岂

不是永远无法见到他了么？要是他杀了人，至少还能保住性命，况且也有希望被判无罪。而且若能证明他下手时只是一时丧失心智，就有可能无罪开释吧。

报纸的报道几乎都将你列为重大嫌疑，但我会竭尽全力为你洗刷罪名。即便判你无罪的可能性还不到百分之一，我也会全力以赴，这不正是为人父母者该做的事情吗？

昨天有一个纪实作家来访。

那人突然闯进来，没写信预约，事先连个电话都不打。真是太没有礼貌了，你说的是吧？他肯定是事先在哪儿打埋伏，就等我回家来呢。

那应该是刚过七点吧。刚关上门打算一个人晚上小酌一下，门铃就响了。

开门一看，外面站着个三十岁上下、西装革履的男人，我还以为是推销员。

006

“我想和您谈谈令郎的事情。”

张嘴就是这句。我已经被折腾够了，无论肉体还是精神上都已千疮百孔、疲惫不堪。要回答警察的询问和联系律师，因为马上就要搬家，也得抽空收拾。诸如此类的琐事，多得我都难以想象。

庭审还没开始，刑责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对被假定成“被你杀害”的被害人那边，我还没打算去拜访和上香。显然这让那帮家伙更是怒火中烧，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他们已经在嚷嚷“那个杀人犯的父亲怎么还不来安慰被害人家属”了。非难之声简直是一边倒地压过来，我根本无从反驳。即便我反驳，也只会被说成是恼羞成怒吧。

所以我就决定保持沉默。向公司请了长假后，我有一阵子没回家，四处漂泊。在此期间我和律师联络紧密，也时时向警方通告我的所在地。再怎么讲，现在也是手机时代了嘛。不管跑到日本的哪个角落，想和人说话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对我来说，能摆脱那些烦人的媒体，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纪实作家来访是我回家那天的事儿。

“叨扰过几次您总是不在家，所以……”

那人接着话茬。

“请问究竟有何贵干？”

他自报了家门，自称是研究犯罪行为的专家，和我儿子有点交情，因此这事儿他不能坐视不管。由于事件中存在种种疑团，所以他很感兴趣，希望我务必赏脸配合，云云。

“我绝不是一时兴起才来调查这事儿的。”

不管他怎么为自己辩解，看他书的普通读者可不会做此感想吧。他们想要的，无非是兴致勃勃地捧着书，拿其他家庭的不幸来解闷吧。

“您请回吧。”

我断然甩给他这句。“我儿子是不是凶手，这还没有定论呢。我家不幸的事儿已经够多了，不想再一遍遍地翻出来。就算你跟我儿子再怎么熟，不能谈的事情就是不能谈。”

要是惹恼了这帮耍笔杆子的，不知他们会在书里怎样乱写一气呢，我决定既要断然拒绝，也得尽量不刺激对方。

“求您了，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吧。”

我含泪向他鞠躬。只要一想到你还在拘留所那简陋的单人牢房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在对方看来，我一定是彻底垮掉了吧。

他似乎准备好了要挨我一顿臭骂，我的反应一定让他有些困惑。

于是他只得说了句“对不住了，我以后再来拜访”便一声不吭地掉头走了。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边还有个女人。这是他的情人，还是秘书呢？

不过，这些都是和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我还会再给你写信的。如果这能让你舒心，爸爸会很高兴的，因为那样我自己也能放宽心了吧。在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是爱你的，要是这能让你变得精神一些，那我就每天都给你写信。要是读信让你心烦气躁，那就直接和我说吧，爸爸不会生你气的。

那么今天就搁笔。

2——女人在星期一失踪

她如果没赶上从久喜电车站发车的那辆末班巴士就好了。

那个星期一的夜晚，由于大宫车站里发生了人身伤害事故，能换乘这辆巴士的下行电车晚点了大约二十分钟。而这件事，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命运。

电车抵达久喜站时，末班巴士的发车时间已经过了。要打车回家得花上一千二百日元，实在是心有不甘，但要走路回去也得花上四十分钟。看来也只有打车回去了，想到这里她的心情就变得一团糟，赶紧跑到车站的洗手间去补了个妆。

今天是她的结婚离职欢送会，身为主宾自然得多喝几杯，可最后被灌得实在有些多了。饶有兴致地重涂了被抹乱的口红后，她又在通红的脸蛋上重新扑了层粉底。

如此一来心情总算是平复了些，刚走到西口要下楼梯，她便发现汽车站上停着辆巴士。原来是因为电车晚点，巴士正在等着晚来的乘客呢。她一边在楼梯上狂奔，一边后悔不该优哉游哉地补那个破妆。

那一天她就该一边咒骂自己的高跟鞋、一边看着巴士离去。要真是如此，那倒好了。

“等等我，别走啊！”

她的喊声无力地回荡在电车站前的交通环岛上。巴士车门已经关上，向空气中送出噗嗤一声。

“别走，帮帮忙啊，等等我！”

她挥舞着右手向汽车站跑去。但巴士却无情地向环岛缓缓驶去。

“喂，我说！”

她右手挥着提包，在巴士旁边死命地追赶：“我有定期券，别把我丢下啊。”

这个时候，要是巴士司机察觉到即将降临在她头上的命运，就应该丢下她开走才对。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不知是驾驶员从后视镜中看到了她、还是她的尖叫声起了作用，巴士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车里握着吊环的乘客都以出了什么事，纷纷探头向车外张望。车门大开，她嘴里说着“实在抱歉”爬了上来。尽管是末班车，但要想去久喜市旁的菖蒲町，也只有这趟巴士可乘，因此车内拥挤不堪。乘客们看到她这副窘相，却也不敢笑出声。挤满了陌生人的车厢里，一下子冒出了些喜感。

虽说“酒壮怂人胆”，但女人一过三十岁，脸皮怎么一下就变得这么厚了呢。她一边苦笑着，一边一路攀着吊环挤到了车厢中部。

她要是个顾及面子的人，又怎么会在已经发动的巴士屁股后面追着跑呢？她应该有点羞耻心才对啊。

她双手抓着吊环，整个人的重量都挂在了上面。虽说自认为酒量还不错，但刚才追车那一阵疯跑的结果，便是潜伏的酒精开始在体内翻江倒海了。

为了调整呼吸，她闭上了眼睛，今天那场欢送会的情景便浮现在眼前。

能找到对象真的是太好了，总算在奔三之前安全上垒。

她先生住在市里，是自己高中时代的同级学生。公司的同事每回看到他的照片都会充满嫉妒地送出祝福，这让她有些飘飘然。定在东京中心知名酒店的结婚典礼，塞班岛上的蜜月……她不由得心情舒畅地开始小声哼歌，那是如今正在走红的某支女子乐团的曲子。

她睁开眼睛，车窗上正映出一位女子幸福的面容。巴士穿过店铺打烊后一片寂静的商业街进入住宅区。这一带过去曾是一派田园风光，但十几年来迅猛的房产热潮已经把这里搞得面目全非了。

她住在这片住宅区的另一头，那里还残留着一点过去田园生活的影子。不知何时起，车里的乘客少了很多，站客也变得稀疏了。她还要乘两站，于是便坐进面前的空位稍事休憩。

又过了一站，报站磁带机里响起了“下一站是庚申塚（位于东京都丰岛区西巢鸭）”。她在座位上按了下车铃。包括她在内共有三人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其中一位女白领看上去比她年长一些，另一位则是高中生模样身穿学生制服的少年。她在车里看到过那位女性，对少年倒是没有印象。这么晚才回家，他爸妈难道不担心吗？

巴士靠站，三位乘客走出了车门。

庚申塚旁边那落满了灰尘的地藏菩萨石像就立在汽车站前面，脖子上飘荡着褪了色的红围巾，背后则是刚刚麦收的稻田——颜色灰暗，一眼望不到头。

她向二百米外的自家住宅走去。过了路上的土地庙就是一片小小的住宅区。另外两位乘客向其他方向渐行渐远，继续走在这昏暗小路上的，就只剩她一个人了。

010 明天还得早起，回家冲个澡就睡吧——她正寻思着这件事，突然就被一阵猛烈的睡意笼罩。赶快过了土地庙，早些回家吧。最近到处传闻星期一有人拦路袭击，那今天是星期几来着？

她很快就记起今天是星期一！

不过我跑得快，应该没问题的。初中时参加过田径部，还曾是响当当的短跑名将呢。就算被人袭击，她也有自信甩掉对方。

她稍微加大步伐，穿过了土地庙的鸟居（日本神社参拜步道入口的山门）。深秋果然不胜寒，天冷正好也解酒。

忽然她感到背后似乎有人。

是那个每到星期一就会出现的路劫歹徒？

怎么可能呢？她停下脚步转头望去，有人正从参拜道向她这边走来。她全身的毛孔猛地收缩，背后不由得冒起一股寒气。早知道会遇到这种事，还不如打车算了。尽管一千二百日元要泡汤，但总能买得到安全。

慌乱之中她正想向前跑，却被脚下的石头绊倒在地。哎，要是穿双低跟鞋就好了。

要是这样就好了，要是那样就好了……她心里连连叫苦、悔不当初。

就在这期间，脚步声逐渐逼近。她在慌忙之中正要起身，背后却传来一个声音。

“哎呀，那不是照子小姐吧？”

她听到过这个声音，那是一位邻家的住户。搞什么，不要吓我啊。等心头的恐怖散去，她这才发觉长袜已在膝盖处开了个口子。这反而让她无明火直冲头顶。

她站起身，怒气冲冲地答道：“晚上好。”

不过她的满面怒容潜藏在黑暗之中，对方可是看不到的。

“在这种荒郊野外一个人走路可很危险哟。”

对方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在教训人，真是多管闲事。

“抄近路有什么不可以的？”

她愤愤地答道。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对方的手电筒照在了她的脸上。

“我没事儿！”

极其不满地丢下这句话，她拍了拍裙子上的泥污。要不是被对面这位吓了一跳，长袜也不至于被撕破啊。

“那么告辞了。”

她气冲冲的说完便要走，就在此时，脑后便被硬物砸中。起初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用手摸了摸脑袋。一点都不痛，只是后脑勺变得异常火热，然后她便毫无预兆地跪倒在参拜道的石子路上。全身的力气一下子飘散了，她的脸狠狠地砸在石子上。活像是火星探测器传回地球的画面，探测器撞上火星大地的那一瞬间。奇妙的是，一点痛觉都没有，只是身体像火烧一样的热。

对方在她的头上压低声音咯咯地笑着。

“你看，这不是挺危险的吗？我说你啊，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不？”

她当然知道答案，但她现在已经无法回答了。

“今天是星期一，下次可要记得当心哦。”

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该错过那趟末班巴士。

就为了省那一千二百块的出租车钱，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些……

3——犹太之子

正午报时和新闻广播同时响起。

他从小睡中缓缓醒来，此时磨得锐利无比的剃刀正放在自己的额头上。他悄悄地睁开双眼，目光追击着那反射出荧光灯光的刀刃。手持剃刀的年轻人用眼角的余光盯着客人，似乎对他眼球的举动并不满意。而客人似乎觉得这挺好玩儿，猛地把眼睛睁得滚圆，挑衅似的瞪着这年轻的店员。也许是被客人异样的目光吓着了，小伙子手上的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

“……现在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关于昨天夜里在埼玉县久喜市发生的拦路伤害事件，埼玉县久喜警署认为一系列拦路事件之间互有关联，将进一步强化对可疑车辆和可疑人员的盘查。……”

躺着的客人似乎嘟囔了几句。

“您说什么？”年轻人忐忑不安地确认。盖在客人嘴上的湿毛巾微微震动，稍许有些移位，小伙子只得把它仔细地拉回原位。

年轻人将修面用的剃刀放在镜子前，然后从客人嘴上取下湿毛巾为他擦脸。

“这事儿闹得不小啊。”客人说道。

刚从美容学校毕业没多久还在实习期的年轻人也重重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嗯，是啊。连我自己现在都怕走夜路了呢。”

“这就对了，即便身为男人也不能掉以轻心。走路得时常回头看